

不必对“毕业演讲”大惊小怪

玉渊杂谭

杨雪

中国女留学生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被扣上“辱华”的帽子,不免有诛心之嫌。其实,绕开“叛国”“媚外”这些脆弱敏感的神经,收起玻璃心,用审视高等教育的姿态来看这场风波,比较政治仪式般的“喊打”要有意得多。

被邀请上台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,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应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——想必在校方看来,这个学生品学兼优。可惜,

从浮夸、拙劣的演讲水平看来,当事人把这副好牌打得很难。当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,可能对二十出头的妹子来说,思想深度确实有限,即便经历几年留学生活,对异国他乡的认知仍流于浅表和理想化。如果一个所谓优等生尚且如此,那么其母校在培养学生独立人格方面的能力则令人存疑。

当然,也可能这个妹子比谁都心智健全,深谙母校及其社会环境的处世哲学,所以故意迎合。即使用口号式的语言堵塞空洞,逻辑也没理顺,但又有什么关系呢,台下的听众爱听啊!就相当于在中国,听到一个外国人深情款款地表示“我爱死中国

菜了,我就喜欢读中国古书,喜欢中国人孝顺爸妈”时,底下也一定哗哗鼓掌。但显然,此一味迎合并不高明,而且还与其所标榜的“自由”背道而驰——你并不能违从本心地发表一切观点,也需要基于利益的考量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无论校方还是其所培养出的得意门生,都虚得可笑。

毕业季,各路学校师生的爱恨情仇总是集中爆发。大概就在同一天,浙大老毕业生炮轰母校办120周年校庆的帖子也在朋友圈炸了锅。大家热烈讨论的无非还是那些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,比如巴结荣誉校友、生拉硬拽编校史等公开的秘密。然后不出意外

地,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精神”又被拿出来翻炒翻炒。不过,第一次看本土的校友喷母校与大洋彼岸的毕业演讲“同台竞技”,竟有不相伯仲、难分高下的感觉。虽然不应该,但还是有点幸灾乐祸,谁让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呢。

个人认为,“毕业演讲”起风波,暴露的不过是高等教育的丑态,无需拔高到政治立场甚至民族大义的程度。而对比高等学府好大喜功、华而不实的作风,某校扯扯的校训倒是令人醍醐灌顶——“输出一个青年,富裕一个家庭,带活一方经济”——作为曾对蓝翔技校嗤之以鼻的众人之一,此时的我竟有一丝羞愧。

窗外有风

端午,农历五月初五,是我国民间传统主要大节之一。隋唐统一全国后由南方发展为全国性节日。端午节流传至今的民间习俗,主要有吃粽子、赛龙舟等。端午节的起源,大多数认为与战国时代楚国屈原有关。屈原忠心爱国,但受馋被贬流放,最后自沉江中。老百姓听说后纷纷赶来营救,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;老百姓为了屈原遗体不被水中蛟龙所食,投江粽子,这就是吃粽子的起源。其实,吃粽子和赛龙舟在以前就已存在,只是人们的追思和寄托,把它们联系起来。这是闻一多先生等考证过的。

在现代,端午节是一个“有吃有玩”的美好节日,但是在古代却是个不吉不利的“凶日”。认为五月是毒月,五月五日是恶日。恶到什么程度?有诸多不宜,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不宜是,认为连端午出生的孩子都不能要,因为以后会克死父母。例如战国时代的四君子之一孟尝君,宋徽宗赵佶,也都不得不要养(宫)外,宋徽宗登基后甚至改了生日(十月十日)。再如东晋大将王镇恶,也是因为生于端午“恶日”,祖父才给他起名“镇恶”的。

当然,端午恶月、恶日的原因,也不是古人凭空想出来的。主要是因为端午五月(阳历六月),接近夏至(有些年端午就在夏至),中午时太阳在天空位置最高,几近天中(因此端午也称“天中节”),阳光热辣,气温猛升。且南方气候潮湿,因此细菌、蚊蝇孳生,疫病开始流行,用古人说法就是“五毒俱出”(五毒指毒蛇、蜈蚣、蜘蛛、壁虎和蝎子)，“戾气”致病,死者增多的缘故。例如据现今气象资料,屈原沉江附近的长沙,端午所在的六月平均气温,已从五月的21.6℃(晚春),猛升至六月的25.9℃,接近当地盛夏。

因此端午古习俗中除追思纪念、吃粽赛龙舟外的另一主要内容,便是防瘟、避疫和祛毒。下举几例。例如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中记载,“五月五日蓄兰以沐浴”。后来南北朝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,“五月五日,谓之浴兰节”。宋代苏轼《浣溪沙·端午》中也有,“明朝端午浴芳兰”等。当然,此处“兰”非兰花,而是菊科佩兰,后来还有蒲、艾等有消毒、杀虫作用的芳香植物,对天热引起的皮肤病等十分有效。

但是古人端午最普遍的习俗,还是挂艾草、菖蒲等,用红纸绑成一束,插在门上。此外还有在身上挂香囊的习俗。香囊也是利用佩兰、艾草、白芷等的香气,通过口鼻吸入,达到通经络,去病强身,消毒避疫的作用。这就是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说的,“悬于户上,可禳毒气”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五记载,当初马嵬坡唐玄宗被追赐死杨贵妃,返京后念旧情改葬,但挖开坟墓后发现,尸体、衣物等已经腐烂,只有香囊完好。

此外,古代还有饮雄黄酒(酒中加入微量雄黄)的习俗,“饮了雄黄酒,疾病都远走”。其实雄黄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,是有毒的,所以现代已不饮。但雄黄酒有杀菌驱虫的功效,古代曾用来治皮肤病。不能饮酒的小孩,多在他们耳鼻、手心点涂雄黄酒,额头画王字,像涂碘酒一样,虫豸不咬。此外,雄黄酒还常洒在墙角昏耳,起到消毒作用,蚊蝇不生,蛇虫不至。古代还饮菖蒲酒,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“菖蒲酒,治三十六风,一十二痹,通血脉,治骨痠”。甚至有些帝王把它列为“御膳时令香醪”。因此有些地方还把五月称为“蒲月”。

综上所述,可以知道,古代端午节的“恶月、恶日”,实际上乃是我们古人防病、防疫、防毒的医药卫生节(所以端午节有些地方又称“天医节”“卫生节”);再如赛

不为人知的另一种端午

林之光

龙舟实际上也是古人的一个体育节,以增强体质与不利气象环境做斗争。

视端午为恶月恶日的习俗,也并非是从远古就开始的,而大体始于汉代。因为汉代开始盛行“阴阳、五行学说”。五月和端午都靠近夏至,阳气最盛,人们认为不符合阴阳平衡的正常状态,而且阴气开始出现,阳气开始衰微,因此人们心怀恐惧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说,“是月也,日长至,阴阳争,死生分。君子斋戒,处必掩身”,因此视为恶月恶日就不难理解。还有学者认为,“汉魏以后社会通行数字记日月的体制,于是人们在自然节气之外,另择时日作为人文节日,以表达人们的情感和信仰”。五月初五的端午是继正月初一春节后出现的第一个人文节日,三月初三、七月初七、九月初九都是以后才出现的。因为五月初五最近夏至,因此从六朝以后夏至节俗逐渐移至端午也是自然的事。

最后,说两件与端午有关的事,唐人殷尧藩曾有诗一首《同州端午》,其中前两句是“鹤发垂肩尺许长,离家三十五端阳”,就是说他离家了三十五年。

最近,在我经过了近八十一个端阳时,突然发作了左膝疼痛,走路一瘸一拐的,拍片诊断为退行性骨关节炎。特别怕冷,至今还穿毛裤。使我体会到民谚“吃了端午粽,再把棉衣送”的正确性。

真是:活到老,学到老。

摄手作

夕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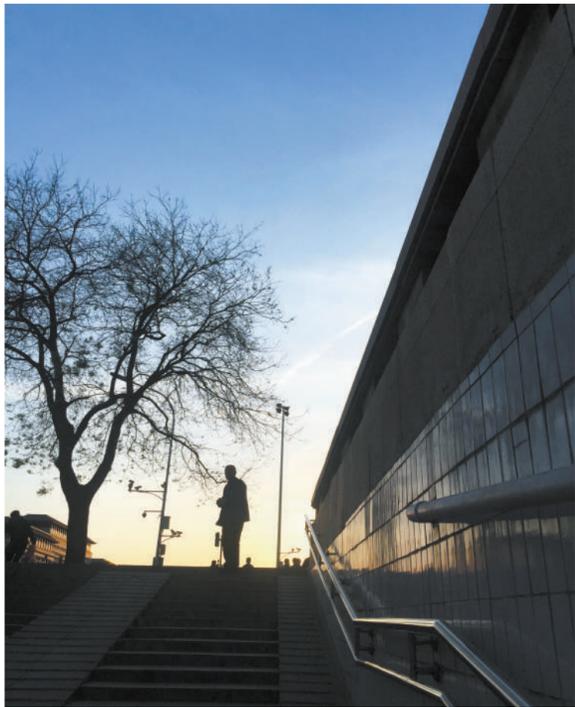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

本报记者 张盖伦摄



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



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

《白鹿原》归来

随想录

尼三
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,人们对好剧的渴望。电视剧《白鹿原》播出一集后,突然停播,前几天又悄然复播,不免让人对它多了几份期待。就目前可看到的剧集而言,该剧没有令人失望。特别是,田小娥没有过早地露面,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时至今日,应该没什么人会怀疑,陈忠实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是一部注定要青史留名的经典之作。或许因为如此,在这个IP饥渴的时代,它更被有些人视为“唐僧肉”,总想扑过去咬上一口。就我所见,至少已有了电影、话剧、歌剧、戏曲,连环画等多种艺术改编版本。但说句老实话,绝大部分的改编都不能算成功。拿去年上演的歌剧版《白鹿原》和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来说吧,即便抛开歌剧里那渣得无以复加的台词,话剧舞台上阴森鬼艳、陈腐压抑的气氛不说,共同的问题还在于把一部厚重的史诗巨著,改成了轻佻的“田小娥情仇录”。而电影《白鹿原》也

多少存在这个问题。

毫无疑问,田小娥是《白鹿原》中的重要角色,理应占据较大的篇幅。不过,在当下的艺术市场中,田小娥之所以被改编者“看重”,恐怕还在于这个女人的戏“好看”“好卖”,而当下的编剧、导演和演员,对此也更加熟练吧。当然,舞台艺术或电影客观上受到时长的限制,必然要对厚厚的原作作出选择和裁剪,但是,就像裁缝的眼光决定了衣服的款式,改编者的水平也决定着改编的水准。手艺蹩脚者,尽可能把一袭长衫裁成一条裤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对田小娥的处理,完全可以视为《白鹿原》改编水平的一块试金石。

记得西方有位哲学家说过,鉴赏一部作品,不是要理解作品的原意,而是要通过作品而更深刻地理解个体生存状态。这句话是有道理的。所谓作品的“原意”,即便真的存在,或许也根本无法指实,它更多地游离于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。但是理解作品内在的文化追求,却依然很有必要。就像一个好的厨子,或许不一定要明白食材的分子结构,却必须明了它可能给味蕾带来什么。巴尔扎克说,小说,被认为是一个

民族的秘史。这句话被陈忠实用作了《白鹿原》的题记。确实,这部小说所要展示的,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秘史,或者说,一种文化从盛开到凋零,又在陈腐中寻找生机的生命历程。其中,伴随着传统与现代、新与旧的更迭,在这个过程中,有明火执仗的杀戮,也有勾心斗角的冷箭,当然还有承受这一切的人们所经历的那些幻灭与新生、退缩与坚守、欢乐与哀伤。陈忠实曾说,当他翻阅县志,看到那长长的“贞妇烈女”名单时,田小娥的影子开始跳动在他的眼前。可见,在田小娥的身上,寄托了作者对受压抑、被欺辱的叛逆者的同情,以及对文化更迭中人性解放的期许。正因为如此,田小娥的戏必须要一个特定的舞台、一种特定的氛围,才能真正演出神采,这个舞台就是白鹿原上的社会秩序,以及其背后积淀了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文化;这种氛围则是白鹿原上人的心态和生活。

腰板总是挺得笔直的白嘉轩,是这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的维护者,也是这氛围的营造者。因此,白嘉轩活了,田小娥才有看头。而在我看来,电视剧《白鹿原》的白嘉轩比歌剧或话剧舞台以及电影银幕上的

白嘉轩更耐看,原因可能在于这个白嘉轩更有农民味。而此前改编作品里的白嘉轩,更像一个地主或乡间绅士。电视剧《白鹿原》开头的这几集里,我们看到白嘉轩视地如命,使计换了鹿子霖家的活水池;他种鸦片,但不许乡民把鸦片卖进大烟馆;他不许淫词浪曲出现在白鹿原;他仰望并信任姐夫朱举人,他还不惜拿自己去换长工鹿三的命。凡此种种,当然是一种对良知的坚守,但也是一个农民的本能。这就是传统社会秩序融化于血液而积淀成的文化基因或文化本能。它是如此执拗,尤其在新旧交替的年代,十分机警地窥视着四周,一碰到出现与此相悖的人或事,比如田小娥,就会不由自主地作出排异的举动。我以为,写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白鹿原上众生灵的“被支配性”,让人体会到他们一举一动的“不得不为”,特别是揭示出这种“文化本能”在近代的大变局中的蜕变与新生,才是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最深刻的地方,也是它让读者着迷且心生慈悲之处。

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白鹿原》正以一种舒缓的方式,把这一切向我们慢慢展开……

读

琴声中,听懂了塔特尔流浪的心声,我的心也愿随他去流浪!

我在闭目聆听,隐隐之间,似有大地呼吸,如风起于青萍之末。俄顷,又闻大地心跳,由远及近,由弱及强……当眼睛闭上的时候,心灵张开了——

那时浓时淡的烟云,从洪荒升腾;那若有若无的雷声,在天边滚动。一种和声音裹挟在一起的混沌之象,铺天盖地碾压而来。那是一种诱惑和召唤,当灵魂在躯体中挣扎着要飞升时,那响彻了天地的无声大音、无形大象,却又渐行渐远恍惚而去。

只剩下一片清明如光,一股流云似烟,还有心灵里开满的绿草和鲜花。一道光、一眼泉、一溪流、一条河,唯见长江天际流……

我睁开了满含泪水的眼睛,这是一座光影交织的舞台。台上十几面中国鼓,五位鼓手又腿而立飞扬跋扈,大开大阖眉飞色舞。每人面前立鼓一大两小,大鼓如缸小鼓如斗。居中的

汉子领鼓,除了面前一组之外,背后还架起一面可以声振寰宇的巨鼓……鼓里是空的吗?怎能击打出这般繁复的天地之声!

舞台的上方,悬挂着五个手书的绿色大字,“自然的旋律”。这竟然是一场主题读书会。

读书会的全称是“无极渔人读书会”。坐落在珠江之滨的洛溪多彩的小镇里,读书会的“住持”林梓楠女士,点化了我。她说,书有很多种,也有很多读法。调侃林老师为“住持”,是因为我感到这里的人把书读出了宗教的意味。她说,交会费吧,每年五百,每周活动三次。

请朋友吃一顿饭也不止五百啊?看出了我的诧异,林老师笑了,我们这里都是义工。我有双休日,够几个义工吃盒饭的。我知道林梓楠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卓有成就的文化公司老板,好读书、求甚解,名演员、台柱子出身

的文化公司老板,突然金盆洗手,办个公益性的读书会,莫不是读书上瘾“走火入魔”了吧?林老师又笑了,当我们投入地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挣钱时,您知道那感觉有多么好吗? “无极渔人读书会”。庄子曰:无极外复无极。无边无际之处,岂不是“渔人”的最佳境界?在此读书,可授渔,亦可授渔。

不为挣钱,那感觉真的好!

去无极渔人读书会参加了几次“读书”活动,虽是夜谈,竟感一片光明澄澈。授课者有名家、有学者、有世外高人、有升斗草民。当然,都是免费义务。聆听的会员有饱经沧桑的花甲老人,也有十多年的莘莘学子。当然,更多地是半劳谋生的白领、创客,乃至一些老板、士绅……

当大家相向而围,甚至席地而坐的时候,各自的社会属性都在淡化,剩下的就是人性

的探讨、自然的追求。会员们直抒胸臆各呈己见,虽非席间谈经,亦有妙语莲花。住持林老师,最喜静坐一隅,满脸慈悲地俯视着芸芸众生……拈花一笑,此刻她就是佛。

今晚,在广州一家豪华的演艺厅里,阶梯式的观众区座无虚席。今晚读书的主题就是“自然的旋律”。主讲是来自美国的“职业流浪”者威尔·塔特尔。

这位浪迹天涯的流浪者,曾获美国伯克利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。历时5年完成《世界和光的舞》一书,也是“世界和平饮食”项目发起人之一。

塔特尔演讲时,台上有一架钢琴。他的演讲一半语言、一半音乐。透过灵性的原创钢琴音乐,歌颂对大自然和动物的爱、对世界和平的期许。高山流水,满座知音。

开场的那一通鼓韵,拉开了今晚读书的

序幕。塔特尔身着白色棉麻短袖上衣,朴素得如同巷口士多店的老板。须发灰白,眼光和善。身旁的女翻译也是短发白衫,一看就是同道中人。关于素食,关于自然,关于环保,关于人生……这些在诸子百家中都有精妙的论述。关于素食与品性修行,关于自然与世界纷争,关于环保与未来发展,关于人生与大道至简……这些才是今天读书求索的内容。

塔特尔奏响了一首又一首的钢琴曲。诉说着一座战乱城市中,美丽的《花园》,描述着一株凝聚了时空苦难,御风而长的《红杉》;听到千里万里催人泪下,巨大而又虔诚的《海洋祈祷》;心灵合唱着平日忽略,欢天喜地的《动物之歌》;看到了天地之间跳动震荡,美轮美奂的《光之舞》。最后一支曲子是《让我们开启旅程》,我顿悟这是许多人生的第一支进行曲,不知不觉中灵魂已经迈开了双足。

琴声中,听懂了塔特尔流浪的心声,我的心也愿随他去流浪!

站立在回家的地铁上,摇晃着用手机写了几句,发给了那位梦幻般的“住持”林梓楠老师:

日月星辰一台, 飞花飘叶久徘徊。 鼓声震天心愈静, 于无声处听惊雷。 千载大道百年魂, 几杯淡茶唤回来。 清歌细语出肺腑, 琴音尽诉古今怀。

